

## “兀鲁思”(ulus)词源考

阿不里克木·亚森 沈淑花

维吾尔语固有词“兀鲁思”(ulus)又作“兀鲁昔”(uluš)。《辞海》对“兀鲁思”词源的解释与我们的考证有所不同。《辞海》对“兀鲁思”一词的解释为:蒙古语词,原意为“百姓”,后引申为“领地”、“领民”、“国家”。但我们通过对有关古突厥碑铭和各时期维吾尔的历史文献以及汉文史料对“兀鲁思”记载的分析、研究,发现《辞海》对“兀鲁思”的解释并没有反映它的真正词源,仅是对蒙元时期“兀鲁思”的解释,因为“兀鲁思”一词,最早的汉文史料记载就在蒙元时期,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兀鲁思”是蒙古人从突厥语中借来的,后来又被借了回去。在突厥语中,“兀鲁思”的最初语音形式为“兀鲁昔”(uluš),被借入蒙古语后,š变成了s即ulus,后来突厥人借回时,保留了蒙古语的语音形式ulus。

1. 建立于公元8世纪的《阙特勤碑》北面第12行有这样一句话:quriya kün batsıqdaqı soyud, bär çikär, buqaraq uluš bodunta änik sä ğün, orul targan kälti. 从西面,日落之方的粟特, bär çikär, 安国(buqaraq uluš)人民那里来了 änik 将军及 orul 达干。

2. 公元8世纪的摩尼文献中有这样一句话:qo ço uluš iki otuz baliq. 高昌国和它的22个城市。<sup>①</sup>

3. 公元8世纪后期的世俗文书中有这样的记载:qamay él ulušlar. 所有的王国和国家。<sup>②</sup>

4. 公元8世纪后期的佛教文献《玄奘传》中记载了 cambudvip uluš. jambudivipa 国。<sup>③</sup>

以上例子中的 uluš 都表示“国家”这一概念。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打败其他几支大部落集团,在斡难河源之地召集贵族大会,正式建国,称为“也客·蒙古·兀鲁思”(蒙语: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ulus一词是突厥语词而不是蒙古语词。

据史料记载蒙古诸部统一前,即12世纪,统治一定地域的蒙古、克烈、乃蛮、塔塔尔等部,就已称作“兀鲁思”,例如:公元1189年铁木真被贵族会议推举为汗,这一时期,蒙古部仍然四分五裂,铁木真不是全蒙古部众之汗,但却是“乞颜兀鲁思”的统治者,<sup>④</sup>这说明在公元12世纪时“兀鲁思”已被借入到蒙古语中了。英国著名突厥学家G·克劳森(G. Clauson)对蒙古语中

①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II, Abhandlungen, 1922, P40.

② W. Bang A. von Gabain, R. R. Arat,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 Sitzungsberichte, 1929, P1.

③ A. 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Sitzungsberichte, 1935, P184.

④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的突厥语借词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在《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中将突厥语借词按借入时间划分为三层,并指出了这些借词语音变化的特点。其第二层借词借入的时间为公元8世纪至12世纪,语音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突厥语词中的  $\text{ɣ}$  被借入蒙古语后变为  $\text{s}$ 。“兀鲁思”即是这种语音变化的结果。所以从上我们可以推断“兀鲁思”借入蒙古语的时间大致在公元8世纪。

那么,“兀鲁思”一词又是何因何时候被借回了突厥语了呢?

大约写于公元13世纪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ulus, kend ulus“乡村,城市”。<sup>①</sup>

用花喇子模语写于14世纪金帐汗国、由 Qutb 编著的《Xusraw u širin》中有 ulus 和 ulus él 的记载。<sup>②</sup>

写于公元15世纪以后的一部察合台语——古奥斯曼语词典《Abuška》有对 ulus 的记载。<sup>③</sup>

由上可推断“兀鲁思”被借回突厥语的大致时间可能为公元14世纪。

总之,“兀鲁思”(ulus)是突厥语词,它原来的形式为“兀鲁昔”(uluš),公元8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变成了现在的形式“兀鲁思”(ulus),并发生了与原词不同的语义变化;公元13、14世纪蒙古国的建立及其强大影响,使“兀鲁思”(ulus)又被借回突厥语中,保留了其在蒙古语中的语音形式 ulus 和主要义项,如“国家、人民、部落”,其“氏族”、“家族”义由于受突厥语中相应词的影响而没有保留下来。

### 参考文献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通信地址:830046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语系维语教研室)

.....

## 《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出版发行

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新作《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于2002年6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主要内容有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实践和贡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主要收获、语言态度研究、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研究、语言与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等,约32万字。

闵文

① A. K. Borovkov, *Leksika sredneaziatskogo Tefsira X II—X III*, Moscow, 1963, P327.

② A. Zajaczkowski, *Najstarsza wersja turecka husräu u širin*, I, Warsaw, 1958, P98.

③ V. de Véliaminof-zernof, *Ditionnaire djagatai-turc*, St. Peterburg, 1869, P119.